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內則衍義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羅錦森

編修<sub>臣</sub>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鈴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戴心亨

謄錄監生<sub>臣</sub>吳啟晉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內則衍義卷十五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慈之道

敦仁

內則曰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謹按生人之道喜勤而惡逸父母之心均勞而施愛  
如兩子婦一勤一惰則使勤者之日多而惰者每棄



為不足用然天下無獨成之事精神有限才智亦有  
時而窮故縱之使分其心於私事則拮据公事之精  
神益振且息其力於異日則感激今日之體恤益切  
此母待子姑待婦之禮也

史記周太姒居內念臣下之勤勞風王於禮賢審官  
謹按天地之大德仁而已矣皇后體備坤貞道參乾  
始非仁莫與成慈非慈莫與使衆太姒之仁施於臣  
下是以天下之心為心其經任用而分理天下者官



也其未經任用而具幹濟天下之才者賢也賢而加之以禮則賢為我用官而嚴之以審則官無倖人正朝廷即所以正百官正百官即所以正萬民太姒身不出宮庭而天下之精神命脉無所不貫真敦仁之道也

劉聰妻劉氏名娥初為貴嬪俄拜為后將起鷄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啟曰伏聞將為妾營殿令昭德足



居鷄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材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為身哉帝王拒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拒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之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拒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



人也復何面目仰視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謚武宣皇后

謹按諫臣者朝廷之耳目故納諫者號為聖主拒諫者稱為自用劉后以新起鷄儀殿而救諫官之死其仁有深焉者矣

宋英宗高皇后當仁宗時知天下苦新法屢言未改及



其聽政與天下順流更始立罷免數十事孳孳以保養  
帝德佑安天下為心每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  
髮膚故九年中百姓驩洽若更生宇內復康

謹按詩大雅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王安石銳意而  
行新法天下皆知其苦民而神宗乃悉心傾聽君以  
求治太急成其偏好臣以博通經史行其剛愎至太  
后屢言而未改天下誰復有敢言者哉太后親政之  
始即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廷工技罷



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十三人戒中外無苛斂寬  
民間保戶馬一切有害於民者概行罷斥用司馬光  
呂公著同心輔政九年之內善政鱗鱗號稱女中堯  
舜誠敦仁之極軌也

遼興宗仁懿皇后蕭氏小字撻里欽哀皇后弟孝穆之  
長女性寬容姿貌端麗帝即位入宮生道宗重熙四年  
立為皇后仁慈淑謹中外感德凡正旦生辰諸國貢幣  
悉賜貧瘡嘗夢重元曰臣骨在太子山北不勝寒慄寤



卽命屋之慈憫類此

謹按施仁於有象者謂之陽德存仁於無形者謂之陰德節所貢之貨幣而賙恤貧瘡感偶夢之寒骨而曲加廕覆何此心之惻然獨甚也

魯臧母者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使齊母曰汝刻而寡恩好盡人力好窮人以威魯之寵臣多怨之其不免也夫必施德而求助焉於是文仲自給於大夫國人而後行



謹按臧孫辰魯之名臣也孔子譏其不仁者三不智者三觀其母所料刻而寡恩則自負愈高結怨愈隱操下愈亟取禍愈速不仁者人即以不仁報之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噫此即其母敦仁之道歟

唐蒙陽縣太君鄭氏為拾遺元稹之母諸子雖入仕祿秩甚薄每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傭保乳母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蓋其慈也持家二十五年



專用訓誡去鞭扑正顏色以訓諸女婦諸女婦戰兢如履水正辭氣以訓諸子孫諸子孫心愧耻若撻於市也婢僕終歲不聞忿爭聲閨門之內熙如太古

謹按家國一理故惠及僕婢其事似小而推之即博施濟衆之端正顏色以訓女婦正辭氣以訓子孫純用德化不忍鞭扑而家道自爾嚴肅可謂仁之周盡者

章太傅妻練氏太傅出兵時有二將違令欲斬之練氏



素知二將之勇乃設席以勸太傅太傅允從寬而二將已逃奔南唐得重用遣攻建州時太傅已故練氏與子皆在建州二將遣使遺金帛且密以白旗授曰吾將屠此城植旗於門士卒勿敢犯也練氏返白旗金帛謂使曰將軍果思舊恩願全此城必欲屠之老身與衆俱死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太傅子十三人練氏生者八子皆登第

謹按兵戈擾攘之中誤遭屠戮者何限練氏以一身



之有恩於二將返白旗金帛願保全城中百萬生靈  
仁心何其切仁術何其大要不過推區區不忍之心  
遂與上帝之好生相協昌大厥宗不亦快乎彼顧一  
己之私者安足語此

宋海州富民楊允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時用兵燕雲  
享賦綬錢民皆稱苦劉氏語二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  
戶官司督責甚峻刑法慘酷吾不忍見家世私錢列屋  
積之何為遂請於官以錢百萬充下戶之賦後子春為



太僕卿

謹按不仁之道多端莫重於貪財蓋財本天地間流通之物施之有用則財皆思膏積之無用則財皆朽蠹劉氏不忍下戶之鞭扑概然發所藏而獻諸官府其慈愛有足嘉者宜乎後人之興起也

慈之道

愛民

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



謹按天子為天下君故當行政令於天下天子為天下師故當廣教化於天下秦漢以來教化廢棄不講而專以政令求治平百姓家事置為細務豈知堯舜湯武之治天下本乎德以為教非但行之於宮闈施之於朝廷官府且制為禮法命冢宰以降下於天下使億兆之衆知所以法則而遵行之蓋天下不過一家之積積億萬人以成天下必家家齊然後天下之治成古人謂綜理天下譬如構廣廈萬間庀材既需



歲月經營又復周密苟一棖一桷之或闕則規制不  
全是以盛明之世婦人女子皆可入道其愛之者大  
也

漢和熹鄧皇后宮中嘗亡大珠一篋念欲考訊必有不  
辜乃親問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及稱太后時有和  
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之以巫蠱事下掖庭審訊辭證  
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令反  
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為莫不歎服



以為聖明永平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  
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與見畏吏不敢言將去  
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  
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每聞人  
饑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撤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  
還豐穰

謹按干天地之和氣者莫如刑欲愛民者何嘗不刑  
獄是兢兢哉但宮掖之間機密閒靜固非誣枉所得



作外而錄因勅法又非皇后之所能周也於此而有  
寬抑雖念切天矜無所施其旋轉之力鄧皇后乃事  
事詳悉察言觀色訊盜珠之宮人則親加閹試斷巫  
蠱之近侍則誣據平昔明覆盆之冤而澍雨大降開  
人之饑中夜以興減膳撤樂賑救蒼黎是純乎以百  
姓之安危為念者矣易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  
焉故曰致役乎坤具鄧皇后之謂乎

唐太宗賢妃徐惠當貞觀末太宗數調兵征討稍稍治



宮室百姓勞怨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昆邱士  
馬罷耗漕餉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  
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為易  
亂之符也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  
言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  
以不過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帝善其言優賜之

謹按天下之財止有此數百姓之力亦止有此數故  
聖人之治天下不盡民之財不盡民之力況當開拓



之初以干戈平定四海而復沾沾於小邦興師靡餉  
轉輸不絕土木層新豐亨自侈徐惠一嬪妃耳能上  
疏諫諍太宗即位聽而優賜之非平日志切愛民安  
能至此

後漢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  
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克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  
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  
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為



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

謹按帝王舉事必先加惠於百姓而後義聲丕振焉  
李氏起自艱難洞徹民隱悉後宮之所有雖不足而  
人不怨誠識時達務之言哉

宋慈聖光獻曹皇后當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  
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宗祀前帝至后所  
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  
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



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  
若暫出之於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為安石所持遂不果  
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  
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  
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  
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  
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謹按帝王之仁天下其大端有四曰法祖曰擇相曰



恤民曰節兵宋自太祖至英宗太平日久神宗即位  
誤用一王安石遂幾幾乎生亂則用人之不可不慎  
也王安石以彊學執拗逢帝所欲慨然以大有為自  
命青苗助役百姓嗷嗷而不知所存恤且為之言曰  
祖宗之法不足遵也豈不痛哉曹太皇太后力勸帝  
之暫出安石而久復不果大臣以下且誰能言之至  
於開邊生釁所關尤大非太皇太后極力勸止吾知  
其禍不旋踵矣此所以為至仁之后歟



趙威后時齊王遣使問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令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令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



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  
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而出於孝情  
者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  
國子萬民乎

謹按戰國之君以智力相高戰國之后亦以智力相  
高而議論則必軌之於愛民加歲與民於王之上而  
褒鍾離子等是閨閣中之有遠畧者

明太祖每前殿決事馬皇后必潛聽如聞帝震怒回宮



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帝從之多所寬貸

謹按武以不殺為成功以不伐為大孟子之論定天下也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而馬后之佐高帝則以不嗜殺人為本仰合開創之心遂為明后稱首豈非仁厚生於天性哉

慈之道

宥過

內則曰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



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謹按罪不可宥而過可宥過者無心之失也有或勢處其兩難或力窮於難辦或家教之未夙嫻或賦性之多愚魯故不必憎疾不必怨惡姑且教誨觀其自新再至不可教然後責怒責怒而不從命則子當放逐婦當出棄矣然猶為之隱而不明言具犯禮之過者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也

東漢顯宗明德馬后朝廷政事有公卿駁議難平者帝



以問后后分析理解歸得其情天大旱后聞楚獄多枉  
濫乘間為帝言帝惻然感夜起徬徨不能寐明日幸洛  
陽錄囚徒理出千餘人乃大雨

唐文德長孫皇后每帝譴責左右即怒不可嘗后陽助  
為怒請鞠訊侯意解徐為開理終不令有寃異母兄安  
業方微時素無禮於后后未嘗以為言擢將軍坐法當  
刑后頓首請曰安業罪當死然素遇妾無恩論如法外  
家將謂妾釋憾於兄也得減死及大漸與帝訣時相玄



齡以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侍陛下久為宗臣為國家腹  
心非大故願勿棄也

謹案凡獄皆有冤抑况漢章帝法度明決廷臣爭嚴  
切以避責楚王英謀逆自殺獄多枉濫無敢以情恕  
求者馬后乘天旱為上言楚獄冤濫所致果大雨霑  
足凡事皆宜申救凡唐太宗之得天下善謀者莫如  
房玄齡乃以小譴就第長孫后將訣專以此為言具  
宥過之所全者大矣



魏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顯祖時尊為皇太后常以體不安宰人昏而進粥有蠅蚘在焉后舉匕得之高祖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

遼天祚元妃蕭氏小字貴格燕國妃之妹年十七冊為元妃性沉靜嘗晝寢近侍盜貂裯妃覺而不言宮掖稱其寬厚

謹按宥過之道不過曲諒其無心若以疾病之時進粥不慎恐不得引註誤以自解也况近侍而妄盜貂



裊覺而執之繩以大法又何說之有乃馮皇后付之  
一笑蕭元妃默而不言其度量寬洪有迴異乎人者  
矣如此而宥何所不宥婦道尚柔寧過仁毋過刻也  
宋魏國公主太宗女也性仁慈嘗有盜入其第有司多  
所訊捕主恐其寃也請出所逮人而以私錢募告者伺  
緝之乃果得真盜情得復請貸非真盜者

謹按小過或可用恩而盜則應主用法況入貴戚之  
第刑官有迫欲得情之心即有失入亦曰法固然耳



魏國公主何其天性之矜惻也出所逮之寃人而以私錢募告果得真盜有默合古人五聽之心焉於盜尚恐其寃於他人可知於盜能得其真於凡事皆能用智以行其寬宥又可知矣

勤之道

女工

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象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



詩七月之二章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  
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  
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其三章曰七月流火八月  
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  
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女誠曰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是謂婦功

謹按自國及家所需於女功者甚多上而后妃下而  
庶婦皆當嫺習故內則女子十歲姆即教以績麻治



絲織絰組紉其為婦女終身之事明矣昔周公作詩  
稱述豳俗亦以蠶績為要務言七月流星西流則暑  
退將寒至九月當授衣以禦之然豈待秋而後備哉  
當春月陽和倉庚始鳴之時已蚤為之計矣維時女  
執深美之筐循微小之徑采柔桑及繁葉以飼初生  
之蠶而去年八月已豫取蒹葭備治蠶曲薄之用至  
此蠶盛之月桑之大者連條落之高者斧斫伐之小  
者取葉而存其條庶幾蠶之食足而絲之功成矣至



七八月鵲鳴之後麻熟之時則又績以為布而凡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元或黃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蓋幽俗之力於蠶績如此若詩中采桑之女以將適公子速父母為悲非惟孝思之篤可見貴族之人許婚公室者不憚勤勞凡為婦女者可以女工為緩哉故女誠以專心紡絲績麻為婦功并戲笑成之誠恐開急荒之端耳

周禮曰內宰中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



祭服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又曰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又曰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  
齋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供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

又曰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與其



出以待興工之時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及獻功則受良工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又曰典枲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受齋及獻功受苦工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

又曰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謹按女工之法莫詳於周禮總於太宰內宰又設典



婦功典絲典枲之官以專理之宮中則自后及九嬪  
世婦九御皆有其職焉首言內宰於仲春告后帥領  
外命婦諸臣之妻內命婦夫人以下始舉蠶事於北  
郊以供祭服之用又以婦職之法教九九之女御使  
九人為一屬以作絲枲之二事歲終則總會女御之  
食月米者計其絲枲之功事助后受其所獻之功比  
其縷之大小粗美而行賞罰焉次言太宰以九項職  
業任使萬民其第七項則國中嬪婦變化治理絲枲



凡婦有德行者亦稱為嬪可見無德之女不足以任女工則其重可知至於典婦功之官則掌婦女辨事之式用物之數凡九嬪世婦及內人因女工之事而來取絲枲之資者或多或少俱依舊數分授其國中嬪婦等所作之功則不時受之內嬪婦所作之功則及秋受之比其粗美小大而估其價著其物擇其精好者以供王及后之用而藏之於內府典絲之官則掌貢絲所入而辨其物之美惡亦估價而書之掌其



藏即掌其出以待興工之時頒絲於外內女工辨其物色而授之及獻功則受其功之良者送典婦功官藏之其粗者則辨其物書其數以待有司政令之公用及上之賜與典臬之官則掌作布所用之麻作紵所用之草以待興工之時頒以應作之功授以來取之資此皆功之粗者及獻功亦估其價書而藏之以待頒衣賜予之用蓋內宰分別之所以行賞罰此三官分別之所以辨上用頒賜之宜也若縫製則又有



縫人之官掌王宮縫線之事授之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其數則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奴婢三十人合而觀之女工之法繁重詳悉若此自后妃以及庶婦孰可怠忽哉

魯公父文伯退朝朝母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



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相宣敬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愒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



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  
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紃公侯之  
夫人加之以紃紵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  
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  
而獻功男女効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令我寡也  
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  
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何



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  
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  
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與其屬曰徐吾  
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  
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  
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  
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



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織終無後言

鄭善果母崔氏恒自紡績每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謂驕逸吾



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謹按女工勤惰之間所關甚大勤則敬惰則驕一人始之一家效之一家始之一國效之未有敬而不興驕而不亡者也觀魯敬姜因績事而誠其子上推聖王處民之道極論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之勤業以及后妃夫人命婦士庶妻之效績而惰鄭母亦本其遺意以立訓豈非明於勤惰之大道乎至齊女徐吾先起後息甘自屈下分餘光以盡女事是亦勤



而敬矣貧女且然饒裕者當何如耶

漢明德馬皇后為貴人時后自為舞衣袿裁成手皆瘡裂及為太后於濯龍門內置織室蠶室親往來觀視於內以為娛樂

順帝順烈梁皇后大將軍商之女也少善女工

晉悼武楊皇后名芷字季蘭小字南允大將軍駿之女也婉嫔有婦德太康九年率內外夫人命婦躬桑於西郊賜帛各有差



齊宣孝陳皇后名道止臨淮東陽人魏司徒矯之後也  
后家貧少勤績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

梁高祖德皇后郗氏名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國子祭  
酒領東海王師父煜太子舍人初后母尋陽公主方娠  
夢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於室內器物盡明后幼  
而明慧善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嫻習

元世祖鴻吉哩皇后自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  
練之緝為綢以為衣其韜密比綾綺宣徽院羊臠皮置



不用后取之合縫為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胡帽舊無前簷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語后后即蓋前簷帝大喜遂命為式又製一衣前有裳無袵後長倍於前亦無領袖名曰比甲以便弓馬時皆倣之

宋衛國大長公主太宗女也善筆扎喜圖史能為歌詩尤善女工之事

謹按后總內政女工之事似乎末矣乃馬后少而手自裁衣至老猶以蠶織為樂梁后陳后郝后衛國公



主皆以善女工勤織作著於史冊楊后親蠶於郊蓋  
猶行古之道焉至鴻吉哩后不特縫練棄物勤儉有  
則而帽式衣制騎射皆宜亦開國之一助矣夫宮闈  
之主非不尊也使令之輩非不衆也而諸后躬自勤  
勞如此誠有見於上倡下從之道耳

勤之道

飲食

內則曰問所欲而敬進之饌飽酒醴芼羹苽麥蕡稻黍



梁秣唯所欲東栗飴蜜以甘之堇荳粉榆兔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又曰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即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又曰由命士以上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



詩斯干之卒章曰惟酒食是議

女誠曰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謹按飲食者所以行禮而致孝也女子以是為職具  
大者在於薦祖宗養舅姑父母自后妃以至庶婦祭  
祀之飲食既有致敬之道矣至於舅姑父母之飲食  
內則稱問所欲而敬進之具物非一品其味非一端  
如厚粥薄粥清酒濃醴菜肉相雜之羹及五穀之菽  
麥蕡稻黍粱秫一惟父母舅姑所欲而調和之法則



用棗栗飴蜜使之和甘用堇苳之菜及粉榆之新生  
或乾者溲和使之柔滑用肉之脂膏使之香美而又  
必待舅姑父母嘗之而後退蓋惟恐不當意也然此  
豈既為子婦而後學哉凡男女未冠未笄者雞鳴而  
起皆整束衣飾收髮結之佩飾容之香物味爽而朝  
親已食則退未食則助長者視所進飲食之物至於  
既仕之後自一命而上朝夕以甘美養親凡此雖男  
女共之而婦職尤重故易稱婦道不可自由而專治



在內之飲食詩祝女子勿蹈於非勿矜其善而惟議  
酒食之事女誠又廣及待賓客之酒食合而觀之飲  
食之道備矣

周禮天官冢宰之屬酒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漿人  
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籩人女籩十人奚二十  
人醯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醢人女醢二十人奚四  
十人鹽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冪人女冪十人奚二  
十人



又地官司徒之屬舂人女舂抗二人奚五人饎人女饎  
八人奚四十人橐人女橐每奄二人奚五人

謹按周禮未載王后治理飲食之事惟世婦所職有  
凡內羞之物至於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醢人鹽人冪  
人舂人饎人橐人等官皆有女人各治其事夫酒漿  
醢者飲食之屬醢醢者調和之屬籩冪者盛覆之屬  
舂饎者治物執爨之屬橐則凡內外朝雜人犒之以  
食也度當時女職飲食或不盡於此然已具具大槩



矣夫飲食似乎末節而統於天官地官豈非以百物  
生於天成於地而飲食之道亦必有合乎天地之理  
者與

金景祖昭肅皇后唐古氏帥水隈鴉村唐古部人諱多  
保真后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賓客父母出則多置酒  
饌享隣里迨於行旅景祖飲食過人時人名之和倫昭  
祖曰儉嗇之女若惜酒食不可以配烏古納聞后性度  
如是乃娶焉遽使同幹來伐五國蒲聶部景祖使后與



効孫為質於巴延穆爾而與同幹襲取之遠主以景祖為節度使后雖喜賓客而自不飲酒景祖與客飲后專聽之翌日枚數其所為無一不中其肯綮有醉而喧呶者輒自歌以釋其忿爭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食慰諭之景祖行部輒與偕行政事訟獄皆與決焉

謹按小雅伐木之詩君所以宴臣也其卒章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言凡失人心者即乾餱之微可以得過則豐飲饌以待賓客豈細故哉觀金昭肅皇后以



能宴享為昭祖擇配景祖飲食之間有知人之鑒焉  
有息爭之道焉蓋其識度過人景祖政事訟獄皆與  
后叅決計所以贊博施而收人心者亦猶待賓之優  
厚而已宜其助成大業而流譽史冊也

魯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為客羞鼈焉小  
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  
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  
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



子謂敬姜為慎微

晉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嘗出臘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具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



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顛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

謹按古人燕享之禮最為隆重酒漿品物無一不致其精腆者魯敬姜之怒其子誠恐以微物而乖大禮則平日中饋之盡職可知矣晉李氏以一女一婢備數十人之饌不聞人聲豈非精敏之才出於貞靜之德乎後卒昌其門戶尤信遠識焉飲食之道如敬姜而後可謂之賢如李氏而後可謂之能皆女子所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法也

御定內則衍義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內則衍義卷十六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學之道

好學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

謹按乾坤以二氣成男女而命之性修之教學安可得已哉是以女子之生必有傅姆自能食能言約其



德於寬裕慈惠先嫁三月祖廟未毀者教于公宮祖廟既毀者教于宗室以成婦順而後親禮成焉雖其既嫁而敬不弛于師傅凡有所行必保姆詔之出入咨詢其王宮邦室又有彤史紀言動以昭勸戒聖王之化始于閨門達于邦國盡天下男女夫婦曲成不遺如此其深且厚也至于姪子猶必令瞽者誦二南之詩言事之合于禮者蓋無時不好學為兢兢云

東漢明德馬皇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



舒書章帝旦夕朝輒與論政理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雍和終日  
謹按天下事有益有損有所宜必有所不宜惟學則  
隨所好而皆有益無損尊卑上下無人而不可學也  
朝夕老幼無時而不可學也女子從小之則為匹  
庶中之則為卿貳上之則為皇后貴嬪所奉愈大其  
學之所闢益屬有用明德焉后事事皆可為皇后之  
法程其得力尤在好學誦易則明盈虛消息之理是  
節儉所從出讀春秋則明賞罰是非之權是政治所



由昭研楚詞憂讒抱忠之志而仁民愛物沛然四達  
考周官設官分職之詳而崇賢好禮油然而不倦是以  
仰對章帝朝綱賴其助宣教授諸王懿戚資其和洽  
不特為漢代皇后稱首即宋之高曹向孟尚遜其美  
善者學之不可已也如是乎

漢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  
經傳輒下意問難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嘗責其  
不習女工后乃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



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及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  
兼天文算數畫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  
章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吏五十餘人  
詣東觀讐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書  
近臣于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  
濟永平六年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  
以上四十餘人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為開邸第教  
學經書躬自監試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



反之忠孝

謹按學不可以無師我無師則所入之理必不深學不可不為人師不為人師則所獲之美必不暢鄧皇后讀書本諸天性少即問難諸兄為師入宮則受經于曹大家且博選諸儒等則大家與諸儒等皆師復廣其教于宮人而王子外戚躬自監試四姓小侯皆令入學何其殷殷不憚煩也然而非尋章摘句所可幾上遵母命則晝修婦業而暮誦經典也內助帝幾



則晝省王政而夜則誦讀也廣敷教澤則矯俗厲薄  
反為忠孝也能為學復能為實際之學鄧皇后所以  
美而傳歟

順烈梁皇后為恭懷后近屬女孫通韓氏詩嘗圖古烈  
女置左右自鑑

謹按讀書之道必曰左圖右史蓋事理精奧非史不  
能悉其全時勢更遷非圖不能昭其象況女子好學  
寧有幾人則觀書不若觀圖之尤為易易也獨是古



來賢妃列女不盡著梁皇后篤嗜古訓命畫工圖列女以自警其氣志有足嘉者至于漢代經學各有專門韓嬰詩傳卓然自成一家言女子而能通之亦可謂深于經學者矣

宋高祖吳皇后博習書史又善翰墨繪古烈女圖置座右為鑒

謹按人之性情未有不因觀感而興起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必以前人之成蹟為後人之楷模始能觸



於目而警於心則圖鑑之益良大吳后既淹博羣書  
往史又能染翰成書濡墨為畫因繪畫古之女子其  
行事足為法則者置之座右為朝夕矚對警省身心  
之具如懸鑑之妍媸畢照即古聖賢盤有銘几有箴  
之意也人人能以古昔賢哲為鑑則宮幃之教式於  
海內何難之有哉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  
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



經義理趣超達諸兄深為歎伏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追諡武德皇后

謹按家學莫重於父子同學莫親於兄弟至於女子則獨能學者已幾幾乎難之矣何劉氏之姊與妹皆賦性敏達而勤修學業同膺帝召一則為后一則為嬪甚則諸兄且服其精晰政事亦仗其博綜豈非女子所最不可及者乎劉聰得此宜其雄踞一方傳威



名於不朽也

唐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工為篇章規誠文有雅體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能辨

太宗文德長孫皇后仁孝節儉喜圖傳恒觀古善惡自考鑒矜尚禮法及正位中宮好讀書雖容櫛不廢商略古事裨益弘深

謹按開闢之帝王莫不有賢內助焉若能以學問興



事業則唐朝尤為大著竇皇后不惟能學而又能書其聰明有過乎人者長孫皇后幼喜圖傳正位中宮益加精勤是以文章揚其規誡政事賴其匡勦發跡太原數年而成大業二后之好學有不容泯沒者存也

唐太宗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太宗聞之召為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文無淹思



尚宮宋若昭貝州人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文長若  
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莘昭文尤高皆性好素潔鄙薰澤靚  
妝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為婚  
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論語十篇以韋  
宣文君為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  
又為傳申釋之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  
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義甚加褒美悉留宮  
中呼為學士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南郡君自貞元七年



秘禁圖籍詔若輩所總領者盡付若昭管理歷憲昭敬  
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公主率以師禮見之寶歷  
初卒贈梁國夫人若憲代司秘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  
屬辭粹於論義尤加禮焉

宋周貴妃開封人生四歲從其姑入宮張貴妃育為女  
稍長遂得侍仁宗帝崩妃日一疏食屏處一室誦書困  
則假寐覺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諡昭淑

金元妃李氏名師兒父湘母王盼兒皆微賤大定末入



宮是時張建主教宮中事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舊  
例用青紗隔障蔽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毋  
得面見若字有不識及問文義皆映紗指請宮教自障  
外口說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為領戒建不知其為誰但  
識其音聲清亮章宗一日問建曰女子誰可教者建對  
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得之即師兒宦者梁  
道譽其才美遂納之章宗好文辭師兒賦性慧黠能作  
字知文義尤善伺顏色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為昭容



明年進封淑妃

謹按此皆妃嬪而好學者天子之妃嬪與大夫士庶之媵妾不同故天子理陽道其設官也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治陰德其備職也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然而得其人則難得能好學之人則更難徐賢妃八歲即曉屬文而終身未嘗廢卷宋若昭等姊妹同心願以學名不作庸人婦悉留宮中號曰學士豈不休哉周貴妃蔬食



獨處嗜學若飴四十年如一日李元妃於羣學之中  
獨聰穎易為領解字義兼洽遂承帝眷妃嬪之不可  
不學蓋若此

宋魏國公主太宗女善筆札喜圖史能為歌詩尤精女  
工嘗誡諸子以忠精自勅無恃吾以速禍

謹按此公主而好學者公主生長富貴其性易動其  
情易流不有監古何以知所自制魏國公主既善筆  
札復嗜圖史而織紵精能詩詞清麗可謂靈秀天成



者矣至於戒子以忠精自勅則尤得學問之大者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  
義成夫人

符秦宣文君宋氏太常韋逞母也幼喪母明慧父授以  
周官謂之曰吾家世以周官傳業此經周公所制者也  
今無男可傳以授汝汝必敬受無令此學遂絕宋日諷  
誦屬世亂研精不輟石虎徙氏實山東宋在徙中與夫  
推鹿車就徙而背負父所授經與之俱至冀州依膠東



富人程安壽以居晝則樵採夜歸授子經以紡績佐讀  
逞遂成學秦王堅憫禮樂廢闕博求通周官有師法者  
問諸博士博士盧壹前對曰學殖久廢禮師法盡矣太  
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精周官今年八十視聽  
無闕非此母無足以授此經者於是詔就宋氏立講堂  
復置徒百二十人設絳紗幔坐其中講業賜號宣文君  
周官學復行于世宣文君之力也

謹按為學莫大于通經崔篆之母九經百家之言無



所不通潛心研考不知幾經歲月苻秦之世干戈滿路聖道淪胥無餘老宿名儒捲堂而星散無復能留心經學者宣文君不忍情棄父書日日諷誦研精不輟復經流徙荀荀數千里而負經採薪可不謂婦女之尤難者乎處難學之時而學不廢傳易泯之經而經愈彰斯之謂得好學之大者

東漢曹大家者班彪女也名昭歸曹世叔敦節行惟法又博問勤學時漢書初出多古文奇字讀者莫能通詔



昭正之

謹按通天下之理者莫如經載天下之事者莫如史  
故窮經以立其體稽史以達其用而學遂無所不貫  
焉史雖始于司馬遷而分代叙事必以班固為博雅  
之宗昭為其弟不特能淹道其文義且能辨析奇字  
以廣其書於天下八表天文志皆史家所難而毅然  
補成完書豈尋常學問所能及哉

程顥母侯氏太原人幼聰慧諸女事不學而能七歲時



女師教以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遂不復出房閣長明經術常教家人曰見他人善當如已善必共成之視他人物當如已物必愛護之性好學然不為詞章之學詩不過二三篇皆婉雅得性情之正云

謹按為學之道必身體而力行之始可謂之有獲若幼學方始即能自閑其動靜非卓然大有識力者其孰能之侯氏天性惇篤女事既爾精工經學又復昭



明其教人也務存萬物一體之心成人之善則誘掖  
獎勸之不遑愛人之物又樽節護持之必至即偶著  
之詩皆依乎性情之正而不為詞章是真能躬行實  
踐者宜乎能以實學倡其子也可不謂賢哉

北魏元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好讀書造次必于禮十年  
寡居諸子幼家貧不能就學盧親執經史手授之

唐柳太君盧氏涿郡人宗元母也七歲通毛詩列女傳  
宗元生四歲家無書盧親授古賦十四首皆諷誦之以



詩禮圖史及女工授諸女後皆為賢婦

滎陽縣太君鄭氏比部郎元寬妻寬早世子植積方髻  
黝家貧無從授業鄭手詩書親授之皆以通經舉高第  
謹按女子之好學古史所載寥寥無幾稍涉古典即  
足稱名而博洽經史淹通詞賦時當家計蕭條孤弱  
之子無力從師乃口誦以手教之使子成其為賢子  
女成其為賢女可謂以母道兼師道矣

明賈氏幼讀書通大義家貧而寡設教女館授書自給



閨門肅然事聞旌之

謹按學以成已教以成物兩者並重而不廢然教子  
教女不出閨門猶為可行之道以女子而設館教人  
古今以來所不多有賈氏家貧孀居不得已而授書  
自給其學問之博可以概見閨門肅然其有得于學  
并可以類推矣夫以孑然貧窮有學而竟可以治生  
學可廢乎哉處豐裕之境讀書有資者又奈何不觀  
賈氏而興起之也



遼耶律中妻蕭氏小字按蘭韓國王惠之四世孫聰慧  
謹愿年二十歸于中事夫敬順親戚咸譽其德中嘗謂  
曰汝可粗知書以前貞淑為鑑遂發心誦習多涉古今  
謹按劉向新序有曰晉平公曰吾年已七十欲學但  
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秉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  
而戲其君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君臣聞之少而好學  
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  
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乃知學之所闢者大



即老耄且不可廢况中年乎哉蕭氏聰慧謹愿聰慧則有可以悟道之資謹愿則紛華靡麗又不足以亂其心夫勸之以知書而即發心誦習考古事以備典則通今事以達世務由粗可以入精講學正以修德傳諸史冊輝映彤管男子之不學者觀此生愧女子之未學者覽此知興是又佐好學之窮者矣

學之道

著書



詩大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謹按德之所發為言立言以明德傳記疏序之類是也志之所形為詩作詩以見志賦頌歌詠之類是也六經所載女子之文不多見惟詩自周太姒以至列國夫人卿大夫士庶之婦女所作篇章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迨漢而下后妃及婦女之賢者大則續史小則屬文莫不有裨治化而女則女誡諸書尤其親



切有益者故采其純以正者表之

唐太宗文德長孫皇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  
為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  
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故書  
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為之慟示近  
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

謹按著作莫大於教令莫切於訓誡唐長孫后作女  
則所以飭宮闈者切矣夫歷代諸后以詞章著者不



少然必有裨於國政壺教乃可法今傳後故首采之  
為椒房著作之法云

明文皇后內訓序曰吾幼承父母閨訓誦詩讀書之暇  
職謹女事蒙先人積善餘慶夙被妃庭之選事我孝慈  
高皇后朝兢夕惕恒恐怠緩以悞朝廷更懼黜辱以累  
父母此鄙人之劬勞恭奉夙夜匪懈者念何切也高皇  
后教諸子婦立法垂訓昭然耳目今皇上三十餘年一  
遵先志以行政教吾思備位中宮愧德弗似歟於率下



無以佐皇上內治之美即以違高后諄嚴之訓實非鄙人之初意也竊觀史傳賢父貞母雖稱夙性亦由教成然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歲而入小學女子十歲而聽姆教昔小學無傳朱子慮焉由是多方博採編輯成書為小學之教者始有所入獨女教未有全書此何異欲渡罔津成舟失斧也乎蓋後漢有曹大家女誡為訓恒病其畧雖有所謂女憲女則亦徒有其名耳俯觀今世女教盛行大要撮曲禮內則之言與周召二南詩之小



序傳記而為之者孰如我高皇后教訓立言卓越往昔  
昭垂萬世吾耳熟而心藏之乃於永樂二年冬備述內  
庭著為女訓上以廣高皇后立法之深心下以成宮壺  
肅清之令範有如所謂養德性者而必以修身也夫身  
非修其何以能克聖何以能成人故莫切於謹言慎行  
推而至於勤勵警戒而又次之以節儉其曰遷善曰改  
過皆人之所以獲福而深慶久長者也之數者乃身之  
切要而所以取法者則必守我高皇后之教也故繼之



以崇聖訓遠而取法於古故次之以景賢範上而至於  
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又推而至於母儀睦親慈  
幼逮下而終之於待外戚顧以言辭淺陋不足以發揚  
深旨而其條目亦粗備矣觀者於此不必泥於言而但  
取於意其於治內之道或有裨於萬一云

又採古賢聖勸善懲惡之言類編二十篇名曰勸善書  
嘗曰仁者善之所由生也善者慶之所由基也是故積  
慶莫大於為善省己莫嚴於知戒又曰善惡之報理所



必然如晝之所為者善則夜之所夢者亦善晝之所為者惡則夜之所夢者亦惡

謹按明之徐后為中山王徐達之女秉德仁厚樂於為善所作內訓頗稱詳備而尊姑以立言尤得孝道之大者既著內訓以式化於宮闈又欲廣此心於天下使人皆從善去惡遂編勸善書其間勸懲皆有而獨名勸善見善之所該者大苟知樂善則惡自消也蓋善言所發其行固遠然亦有臣子得聞而小民未



得聞一時得聞而後世不得聞者惟梓刻成書則窮鄉下邑愚夫愚婦皆可家喻戶曉孫子流傳中間所載其大者君臣父子之倫言忠孝必有忠孝之報而不忠不孝者可知其細者鳥獸蟲魚之微言放生傷生必有放生傷生之報而大于鳥獸蟲魚者更可知誠慮百姓無知不言報應則不知所畏不知所畏則為善之心不堅為善之心不堅則去惡之力必不勇是以禍福極其昭彰鬼神如在左右且其身垂示天



下曰父達不妄殺人女身得配帝王即此一事已見善之不可不好其勸懲可不謂深切著明哉

漢扶風曹世叔妻名昭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命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召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闡內侯時漢書初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作文誡七篇有助內訓焉融善之令



妻女習焉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監護喪  
事所著賦頌銘誄問註哀辭書論上疏遺命凡十六篇  
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其女誠序曰鄙人  
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  
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戰戰兢兢常懼黜辱  
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  
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  
清朝聖恩橫加猥叨金紫實非鄙人所望也男能自謀



吾不復以為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其最勉之

又女論語序曰妾乃賢人之妻名家之女四德兼習亦通書史因輟女工間觀文字九烈可嘉三貞可慕深惜後人不能追步乃撰一書名為論語敬戒相承教訓女子若依斯言是為賢婦罔俾前人專美千古



唐尚宮宋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  
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  
所宜若昭又為傳申釋之

鄭氏朝散郎陳邈妻也博學宏才作女孝經十八章獻  
於朝朝廷納其書頒行于世其表曰聞天地之性貴剛  
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為五常五  
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為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  
動天地精神至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



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禮標  
羔鴈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世垂言觀前賢行事  
未嘗不撫躬三復嘆息久之欲緬相餘芳遺踪可躅妾  
侄女特蒙天恩策為永王妃以少長閨闈未聞詩禮至  
於經誥觸事面墻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為婦之  
道中以執中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詞總一  
十八章各為編目名曰女孝經上及皇后下及庶人不  
成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以曹大家為



主雖不足藏諸巖石亦可以少補閨庭輒不揆量敢茲  
聞達輕觸屏帳伏待罪戾

王琳妻韋氏者士族也琳為眉州司功參軍俗僭多盛  
飾韋不知有簪珥訓二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  
韋年二十五家欲彊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  
或終日不食著女訓行于世

謹按女子之著作足以佐壺範明婦道者則尤重焉  
曹大家文章甚多宋若莘鄭氏韋氏亦以才學聞考



其所著女誡女訓女孝經女論語皆上發聖賢旁采  
經傳所以教女子者可謂親切著明矣其書或傳或  
不傳而有功於人倫則一也漢唐帝后妃主或隆以  
師禮或寵以名位其亦知陰教之要乎

漢成帝班婕妤左曹越騎況之女也賢才通辨為婕妤  
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  
古禮求供養皇太后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作賦曰承  
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淑靈登薄軀于宮闕兮覓下



陳于後庭蒙聖主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  
翁赫兮奉隆寵于增成既過幸于非位兮竊庶幾乎嘉  
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鑑兮  
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豔之為郵美皇  
英之女舜兮榮姁姁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  
而忘茲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猶彼覆載之  
厚德兮不廢捐于罪郵奉供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  
流供灑掃于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願歸骨于山足兮



依松栢之餘休

晉武帝左貴嬪名芬記室左思之妹也少好學善綴文  
名亞於思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脩儀後為貴嬪以  
才德見禮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帝  
每有方物異寶必詔芬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荅兄  
思詩書及襍賦頌數十篇並行于世

謹按古今文章之彥其以賦著者代不數人人不數  
篇蓋才學兼至詞理並優固未易言耳漢班婕妤晉



左貴嬪其人皆端淑謙和所為文亦如之觀其所作之賦班則溫柔忠厚有愛君之心左則懇至悽惻多思親之意而雅辭古藻足以發其情志洵宮闈翰墨之冠也二妃著作甚富故並著之

晉劉琰女陳氏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  
璇穹周廻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  
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千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  
儀行于世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孀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所著詩賦誄頌並傳于世

秦苻堅時秦州刺史竇滔妻蕪氏陳留令道質第三女也名蕪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



揚行年十六歸于竇氏滔甚敬之滔為秦州刺史以忤  
旨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藉滔才畧拜安南將軍留鎮襄  
陽不與偕行斷其音問蘓氏因織錦廻文五采相宣瑩  
心耀目其錦縱橫八寸題詩三十餘首計八百餘言縱  
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及今  
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蘓氏笑而謂人曰徘徊  
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能解之遂發蒼頭齋至襄  
陽滔省錦字感其妙絕因具車徒如禮邀迎蘓氏歸于



漢南恩好愈重

遼耶律氏太師達魯之妹小字常格幼爽秀有成人之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讀通鑑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咸雍間作文以述時政其畧曰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強固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為戒勤儉可以為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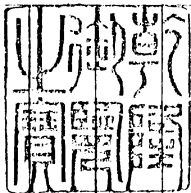


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室土木勿事邊鄙妄費金帛滿  
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  
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強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  
欲治遠則始朝廷上稱善卒年七十六

謹按古聖賢作書立言以教人為要陳氏謝氏皆有  
詩文行世其詞多雅正而可觀至竇氏之織錦迴文  
其精思有超人意想之表者耶律氏述時政治平之  
道備焉此豈專一時稱美者哉其書不朽其人亦當



不朽矣



御定內則衍義卷十六